

仙媛紀事 三



新鐫仙媛紀事第五

辭

長樂郡
振錄也

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輯

玉卮娘子

諸子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
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
漱觀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
後女有殊色所乘馬極駿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
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蓆

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
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簞
醪以俟憇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
憂不至女頷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
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
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生花下老青
衣謂崔生曰君既未婚予為媒妁可乎崔生大悅再
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月大是吉辰君



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肴今小娘子阿
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啓
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
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儀質亦極麗送女
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
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儀禮甚備經
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見母不悅
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

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
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
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
以狐魅輩明晨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
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
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
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
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

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
妹曾奉周旋亦當暫進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
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
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
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
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
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遠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
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

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相
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
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
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
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
家不死矣

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

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編
素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
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徧
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
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
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驚前問曰此
黃帝陰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
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

一千八百年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符之
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向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
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
玄關之鎖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顴骨貫於
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脉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
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
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
相保於是命坐為說陰符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秘

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
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昔雖有暴橫
黃帝舉賢用能誅彊伐叛以佐神農之理三年百戰
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
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
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
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
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

戰勝之術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黃庭
內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為
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一名黃帝天
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痴
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
有本者為師受書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
為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
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延年壽出

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
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今不
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
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訖謂筌曰日已晡
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乙瓠令筌於谷中取
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
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筌悵望至夕不
復見姥乃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粒求道注陰符述

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台志閩外春秋以行於
世仕為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歲有少容貌如嬰
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蹠履行奔馬莫及不知
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湘嶺間名山靈洞無所
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
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

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
在臨川郡臨女水西石井上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
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唐則天長壽二年壬
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
拔俗能通神明即為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
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始訪之見
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於其下得天尊像
油甕鐵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

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博砌尚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
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
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宗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
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蛇虎
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羣飛垂帶直下壇上倏忽
西出如向井山前後泚一而已花姑聲響靈通密有
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
得嘉珽躬身葺構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須荒梗多

時若有人接迹寓宿林莽恬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
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音環壇數里有
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托仙
姑姑為除之其後每齋前啣蓮藕以獻姑玄宗開元
九年辛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
可久住吾身化之後勿釘棺只以絳紗幕覆棺上而
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暖異香滿于庭
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忽聞雷震

聲紗上有孔大如鷄子棺中唯有衾覆木簡屋上穿
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馬每
至忌日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使覆
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
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
東出至姑冢間而滅即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
仙蛾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侯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
述天寶八年己丑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

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
為撫州刺史見舊跡荒廢關人住持名仙靈觀道士
黃道進二十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
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以紀其事迹
焉

焦靜真

唐女貞焦靜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女
仙謂曰子欲為真君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

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
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當為
東華上清真人

王法進

王法進劍州臨津縣人也狹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
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
歛手致敬焉至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歷外邑過其
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受正一延生

蘇因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栢絕粒
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饉斛斛翔貴死者十有五六
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
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
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
達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
人稟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
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



百粟以養人而人不體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獻
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
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
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各有奏言人獻賤五穀不貴
衣食之本已教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
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
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愚民以害衆
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懺

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爾汝當為無上侍童入侍天
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
敬農事惜五穀百粟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
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
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
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
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
傳行于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靜之處置齋悔謝一

年之內春秋再為春則祈于年豐秋則謝于道力如
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致豐稔也龍虎之
年復當其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授
之書不資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
與靈之齋齋大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焉
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營奉之人有不公心
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疾雷毀其器用自是
三則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固

不單慄兢戒致恭擎跪知奉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
稼傷農之處有率衆誠勉於修奉炷香告天旦夕響
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見其徵驗矣已
南垣 年 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也法進以唐
玄宗 年 一年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
符龍虎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涼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

秦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
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并妙行並
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王女

王保義為荆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
歲能誦黃庭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闈云是方
丈山女仙數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
鼓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有獨

指蕭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明日庭
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化去

楊正見

楊正見者廬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憫
雅尚清虛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
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為膾賓客博戲於廳
中日昃而盤食未備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
不忍殺既哺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隣里但

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本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慈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宅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為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贍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弟子之禮未嘗虧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纔及年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憐之以為常矣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

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汲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彊矣視之有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甌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乃給正見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甌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甌中物香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

聞之歎曰神仙固當有定分向不遇兩水壞道汝豈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長有衆仙降其室與之論真宮天府之事歲餘白日昇天即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即日便合登仙所以遲迴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翫之以此為隱

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升天處即今邛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興上昇於此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膳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人故號曰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并天樂下於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

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
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
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
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乃蛻其皮
於地而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
留之詔置上仙唐興兩觀於其居處今在州北十餘
里涪江之濱焉

張連翹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
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
又出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視見連翹
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
觸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為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
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云飢求食日食數斗米
飯雖夜置菹肴於臥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
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

家為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
連翹起就拾之隣家婦人乃推籬倒亦爭拾連翹以
身據錢上又與黃藥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摩手奪一
丸去因吞二丸俄而卒死連翹頃之醒便覺力殫神
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
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
宮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已去
爭來看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故

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脇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

矣

酒家美婦

張鎬南陽人也少為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
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
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
辨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
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

非常人願有所托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婦
山居一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疎薄時或忿恚婦人
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
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投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
身亦隨下須臾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
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
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乘魚
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為河南都統常

心念不終之言每日啓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
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為恨矣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居鄰有麻氏嫗孤
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
婦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
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
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

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
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
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艷有輜輶降空即前時女
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
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
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
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既清齋七日斲地種
藥纒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



斛甕麻婆以刀剗其中麻婆與祀各處其一仍令具
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
久之甚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
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闈
樓臺皆以水晶為墻垣披甲仗戈者數百人麻婆引
祀入見紫殿後女百人令祀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
諸衛下女子謂祀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
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

宰相祀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
其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
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賚青紙為表當庭拜奏
曰須啟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
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
朱衣宣帝命曰盧祀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
如何祀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
懼馳入取鮫鮓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

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
應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
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
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
人各一姓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
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中條山之

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
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
不進必覆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
卷但樸斲塗墍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
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為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
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
裘後裾為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
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伏

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措簪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為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為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襦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通而觀之自眉

至鼻端如丹縷馬則界方稜所擊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襦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曲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

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
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
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
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後粲麗逾於戚里車服
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
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備果實
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
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

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
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
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為憂夫人曰君勿
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
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
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
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
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

玉璫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
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思
開爽悉將相之具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
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
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
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
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
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

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
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
不泄其事則必為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
姚問其故儒者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
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
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
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
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其湯

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媿曰三女星猶在人間
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真
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青童君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
家于廣陵獨葺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
衣搥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覲仙
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窗外切切笑聲旭知其神復

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
寐願托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
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鑒忽臨忻歎交集乃點燈
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
範曠代衣六銖霧縠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
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
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
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擘游之

質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
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名已在金格當相
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
話玉皇內景之事夜一鼓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
笑曰無煩僊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
室中施設珍竒非所知也遂携手入內其瓌姿發越
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
荅曰同宮女子相尋爾且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

颺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
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近
入否荅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
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
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
舞鳳之冠長裾曳風璀璨心目旭再拜邀之乃下曰
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
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荅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

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
曰鷄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
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
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空而上
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
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
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洽為旭致行厨
珍膳皆不可識甘美味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

氣冲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
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為旭致天樂有
仙妓飛奏簷楹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
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畧同人間其餘並不
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為旭
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
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
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

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酌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愴然懽容曰君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

為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間彷彿猶尚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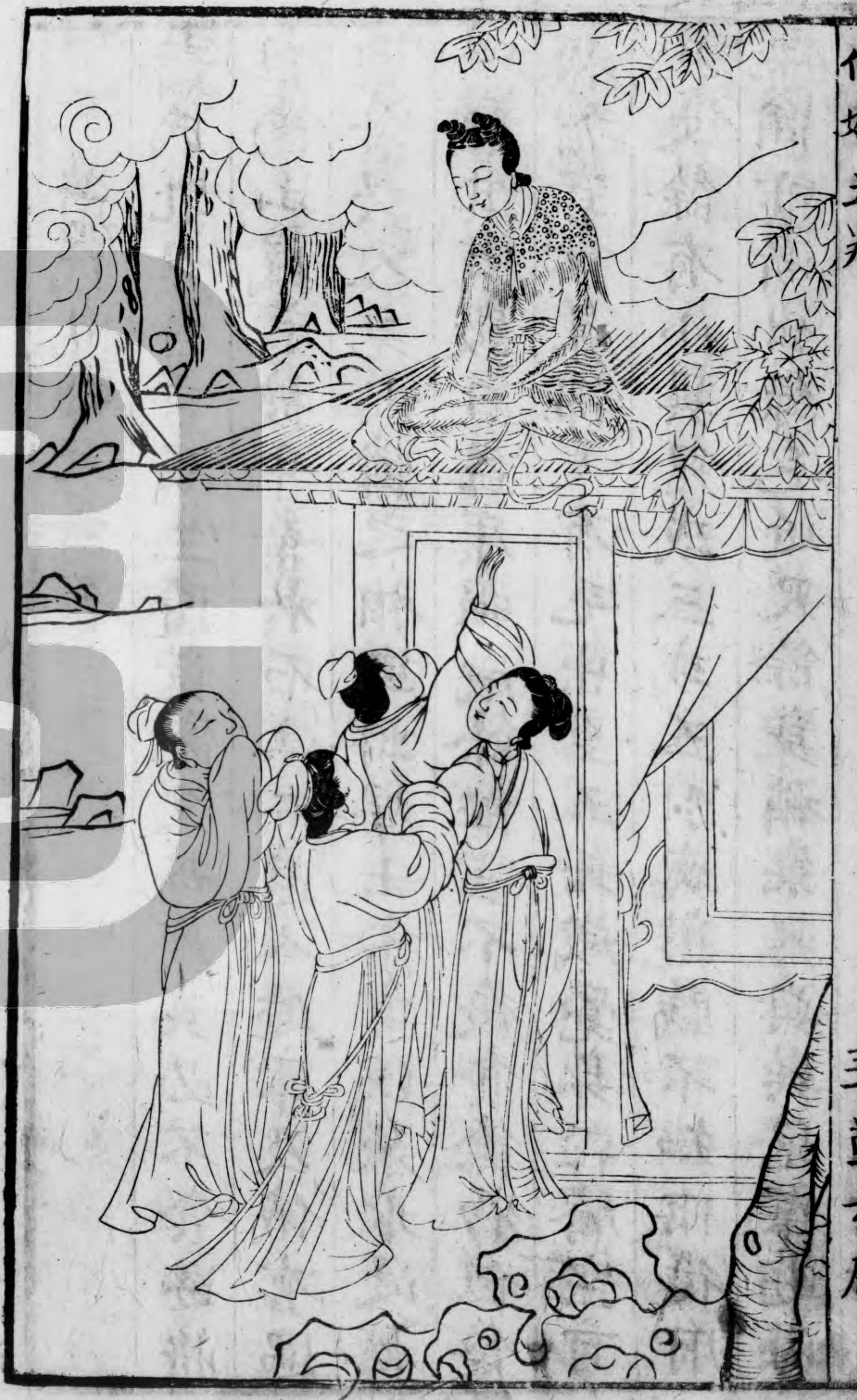
虞卿女子

唐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墮井逐之亦墮其內有老父接抱入窟室百十步見堂

字甚妍潔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極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連數日珍食甘果都不欲歸姥曰翁母憶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贈金錢二枚父母一見驚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盤及至媿腥令以灰洗乃瀉錢合於一盤遂復舊自此不食唯飲湯茶數日媿居處臭穢請就觀中修行歲餘有過客避暑於院門內而熟寐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衝突驚覺流汗而走後不知所之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食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而還人迹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々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小異兒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兒羣遊海



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
 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
 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
 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
 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
 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粟
 揭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媵招之遂自
 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

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飼之逡巡異兒
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
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美苦哉遂散
父母挈之以歸嫁為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飢儉乃為
乳母陳氏一見而食之遂能食乳不肯食人肉
何仙姑
及市道女也始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
俄失伴
行迷歸路見東峰山下一人修髯紺目

冠高冠衣六銖衣即洞賓也仙姑亟拜之洞賓出一
桃曰汝年幼必好果物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
居地中也仙姑僅能食其半髯者指以歸路仙姑歸
時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飢不渴洞知
人事休咎後尸解去洞賓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
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醫者探
手取而得之可長生矣如是者數日但見他藥萬粒
採取入手而此丹入手即墜因嘆世間仙骨難遇者

如此

盧眉娘

唐永貞年南海貢竒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宜景融兄弟四人皆為皇王之師因號帝師也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更善作

飛仙蓋以絲一鈎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五重其中有十州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儀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止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而又竒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為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

蓋惟見雙舊履而已後人往々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羅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時人傳焉

新鐫仙媛紀事第六

錢唐雉衡山人楊爾曾輯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舉孝廉鄉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寮為從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慧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

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
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年十四其年九
月因食新稻米飯云盡是蛆蟲自此絕粒數取皂莢
煎湯服之即吐痢困劇腹中諸蟲悉出體輕目明其
蟲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栢葉日進一枝七
年之後栢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飲水貞元三年三
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
籙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三道丸如



藥丸不令着水使自然服之覺身心殊勝又云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爐於室中至時真人每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云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云金母來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將几案陳設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咸在逡巡盧使來云此一時全勝以前齋問其故云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真

惡之唯可燒和香耳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悅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復降云更一來則不來矣為不肯居長林被貶一階長林僊宮也又指房側一仙云此即汝同類也成時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賜藥一器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又將桃六瓣令食食三瓣却將去又將衣一副朱碧綠色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執之不着手且却將去已後即取汝來又將桃

一枝纏於臂上有三十梳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
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及騏驎鸞鶴每翅各
大丈餘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過羣
仙後去望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厨戟門皆報
云長虹入州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
裳皆作通陂山水橫紋就溪洗濯轉更分明向日看
似金色手觸之如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
人併來勸令沐浴兼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

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
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
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即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
不唯無福亦當獲罪六年四月刺史韓侂至郡疑其
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
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侂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
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

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寰方驚駭。馬七年九月。韓侂興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居於州郭。貞元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竇。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氣澤自然。初駐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緇流云。速訪真人。合門皆拒之。云。此無真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

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之。云。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所在。久之。當午。有一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吐氣滿室。須臾雲霧四合。及霧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牀。四邊纔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或有聲。各各盤結。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則隱伏。不見。家犬吠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犬留方山上。昇

之後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牀
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自是呼為仙女之室常晝夜
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云誤踏蛇背其冷如冰
虎在後異常腥臭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日來
傳金母勅速令披髮四十日金母當自來所降使或
言姓崔名熒將一板濶二尺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每
羣仙欲至則墻壁間熒煌似鏡羣仙亦各有几案隨
從自然每披髮則黃雲繚繞其身又有天使八人黃

衣戴冠二童子青衣侍于左右又二天神衛其門屏
如今壁畫諸神手執鎗鉅每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
侍衛又云某山神姓陳名壽魏晉時人并說真人位
高仙人位卑言已將授東極真人之任貞元十年三
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場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
然云此日天真羣仙皆會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
人士女雖衆亦馴擾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縷以寶
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可安居也李堅常與夫人

于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則魏夫人傳中
本也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龐行者招罪立驗自然
絕粒凡一十三年晝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
人間官印四孺若有古篆六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
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
不洞鑒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問吉凶
善惡無不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
得知以李堅崇尚至道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

間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
為重三拜為輕又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羣鹿必至
又云凡人能清淨一室焚香諷黃庭道德經或一遍
或七遍全勝布施修齋凡誦經在精心不在遍數多
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損尤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
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夭壽來往之報永無休
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步虛詞多止三首第
一篇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即奏樂先撫雲璈形圓似

鏡有絃凡傳道法必須至信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
不許傳教但令秘密亦恐乖於折中夫藥力只可益
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道事頗不同服栢
便可絕粒若山谷艱求側栢只尋常栢葉但不近丘
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難將息旋採旋食
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栢葉茯苓枸杞胡麻俱能
長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在山林靜居不宜俯遁村
柵若城郭不可居以其葷腥靈仙不降與道背矣煉

藥飲水宜用泉水充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
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
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蟲伏尸凡服氣先調氣次閉
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是年
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
衣履不濕詰之云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
九日詣州與李堅別云中甸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
二十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

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季生問其訣
別之語曰勤修至道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天樂異
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
結繫如舊道場中嘗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
后或飛或走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
道場碑立本末為傳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
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
云降世為帝王或為宰輔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

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
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
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
與相見其書迹存焉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
衣緇衣駕紅雲龍持紫函受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
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

仙媛六卷
九章玄居
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于盧
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後事閩中道過建溪遠望武
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
曰玉華君來乎陞怪其言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
玉華君也因是反造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
來迎我事已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
久之然夫人之音陞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陞拜而問
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陽所積昔居無欲天為



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
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貶落所
犯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嘆其事恍惚如有欲
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
紫霄元君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
靜室陞既駛異不敢輒踐其間徃々有女真或二或
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
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語言

不可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洩沉累至重不
可不隱陞守其言誠亦常隱諱洎陞罷府恭又解印
組得家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年
謂陞曰少玄之父壽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
中人生于人世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
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
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
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

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
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
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
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喻酒三
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訊於陸陸諱之經月
餘遂命陸語曰玉清真侶將雪予於太上今復召玉
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
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遺予父

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
世之情畢于此矣陸跪其前嗚咽流涕曰下界蟻虱
黷汚仙上永淪穢濁不得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沉痾
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詩一首以遺子予上界
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
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

得之一元 匪受自天 太老之真 無上之仙
光含影藏 形於自然 真安匪求 神之久留

泐美其真 體性剛柔 丹霄碧虛 上聖之傳
百歲之後 空餘墳丘
陸載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
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
年中遇琅琊先生能達其時與君開釋方見天路但
當保之言畢而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視視之留衣
而脫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
陸與恭皆保其詩遇儒道通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

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
迴道次于陝郊時陸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
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徵其異殿中侍御
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
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陸陸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
詩絕無會者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即得其旨歎曰太
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
辭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陸

仙媛六卷
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少玄玄珠心鏡好道之士
家多藏之

妙女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
十三因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
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能知數日稍聞而
吐痢不息及產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
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

人引乘白雲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
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頭賴吒天王小女
為洩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
名寬第六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
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
尋索今於此方得見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歲
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
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名鳳

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於
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
天河滿時自吟詠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叙先
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
來叅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
卹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
悉憑之叙言又曰暫借小女子之宅與世人言語其
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

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詼諧戲謔一如平
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
女本狀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
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調清鏘舉
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太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
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又曲名柔柳
條人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
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

仙城六卷
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
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如臥忽語令添香於
鍾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悉於西方相應如此
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
女曰我為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却醒
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
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
即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

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
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
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
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
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
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
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俛首笑久之言却迴即復
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

仙媛六卷
即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
笑曰大郎何為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
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
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
使與善倫友言笑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
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
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某婦甚悽
愴苦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

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
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無漸言語告娘子曰某相
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着及
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其
有繁細不能具錄其家紀事狀盡如此不知其婢後
復如何

吳清妻

子与王清妻楊氏相類如見耳

唐元和十二年號州湖城小里正吳清妻楊氏號監

仙媛六卷
真居天仙鄉車谷村因頭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靜
坐入定皆數日村隣等就看三度見得藥共二十一
丸以水下玉液漿兩碗令煎茶飲四月十五日夜更
焚香端坐忽不見十七日縣令自焚香祝請其夜四
更牛驢驚見墻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見楊氏裸
坐衣服在前肌肉極冷扶至院與村舍焚香聲磬至
辰時方醒稱十四日午時見仙鶴語云洗頭十五日
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龍駕五色雲來乃乘鶴去

到仙方臺見道士云華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湯相
待汴州姓呂名德真全州姓張名仙真益州姓馬名
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及
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隨却至仙方臺見仙骨有尊
師云此楊家三代仙骨令禮拜却請歸云有父在年
老遂還有一女冠乘鶴送來云得受仙詩一首又詩
四並書于後云道啓真心覺漸清天教絕粒應精誠
雲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其二曰獨上瑤

仙媛六卷
壇禮太清蓮花山頂飯黃精朝來吸盡金莖露遙誦
仙人掌上經其三曰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年不
下山袖中短書誰為達華山道士賣藥還其四曰日
落焚香坐醒壇庭花露濕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
春宵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
室對烟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

早孤獨處當盛夏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
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
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
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
二人皆有殊色惑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
意尊靈迥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
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遊人間
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

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靛之幃施水晶玉華之
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昇堂解衣共臥其
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
枕覆雙縷鴛文之余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
欲曉辭去面粉如故拭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
去自後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
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
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



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
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
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
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為翰指列
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
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
對曰天人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
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

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
翰曰天衣本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服自隨經一年
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
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
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
梳一枚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
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
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將書函至翰遂

開封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
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
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
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甚慊切并
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由来不可期誰知
一迴願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
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
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

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
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楊敬真

楊敬真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
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貧力田楊氏供婦職甚謹夫
族目之為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
靜室閉門閑坐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

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言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
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
不詰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洒掃其室焚香閉戶
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牀上若蟬蛻
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室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
嗟嘆之隣人來曰昨夜方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
雲中下於君家奏之久之稍上上去合村皆聽之君
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

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
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
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
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
若有人聲遽走告縣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
則婦宛然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
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
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伺之至三更

仙媛六卷
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
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使者來迎將
會於西岳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
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
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
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
第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峰峰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
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

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
此房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有真
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
時五雲叅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聞作於前五人相
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
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信真詩曰幾劫
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存湛真
詩曰綽約離塵世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
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
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真亦詩曰人世徒紛擾
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
果名不可知妙樂鏘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
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
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然間已到蓬萊其宮
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間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

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
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
出敬真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
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樂而忘王父也惟仙
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
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家也邯鄲
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間即凝神而
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

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
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邨以狀聞州州
聞廉使時崔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
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
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唐憲宗召
見舍於內殿試問道而無以對罷之今在陝州終歲
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二三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
芳嫩耳

少室仙姝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真
端志在典墳僻于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
墜幽窓兀兀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
搨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
戲猱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
晝闌烟鎖簞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垣
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

有輜輶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見一仙妹侍
後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
芙蓉之豔冶正容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
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上三峰月到瑤階愁莫
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鶯衾燕浪語而徘徊
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亂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
嚔於綺殿碧枕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粧漸融
春思伏見郎君神儀瀟灑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

隱豹所以慕其真朴愛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
又不知郎君雅旨何如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
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
歸編柳苦辛燃糠幽暗布衾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固
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頌斷意如此幸早迴
車妹曰某乍造門墻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後
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
為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

雲輶既去窓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
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
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欵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
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
靡不雙飛俱能對時自矜孤寢轉情空閨秋却銀缸
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
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郎君意
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

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
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
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無室盡登仙君能仔細
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迴意後七日
夜姝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
日易頽花木不停殫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
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
更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貧窮典

籍及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
托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
任意遨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尚昏
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
惠為証芥子為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
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
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為下鬼豈神仙配偶
耶妹長吁曰我所以懇懇者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

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
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
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鞦韆出戶
珠翠響空冷、笙簫杳、雲露然陟意不易後三年
陟染疾而終為太山所追束以大鎖使使驅之欲至
爾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
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勅使者與囚俱來陟
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

妹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
 陟往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村戇難責風情宜更延
 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
 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婦良久蘇息後追悔昔
 日之事慟哭自咎

玉蕊院女仙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
 樹唐元和中春初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



仙媛六卷
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
色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小髻黃衫
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所異香
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
之佇立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
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
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
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

不散者經月餘時巖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
玉蕊院真人降詩巖休復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
窺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瓊瑤蕊笑對巖花洞裏人
又曰香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萍顏惟有無情
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鬋元稹詩云弄玉潛過玉樹
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巖郎自
得知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
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蕊瓊

范湍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
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
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鎖仙郎可得知

谷神女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為
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
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于水
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

取擘三四枝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
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土良盡食之十數枝頓覺身輕
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在俄見大殿崇
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于中觀之大驚趨下以其竹
杖連擊墜於洪崖澗邊澗水清潔因憊熟睡及覺見
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
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惟有神液可以
救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

白色士良盡食復寢須臾起雙鬢曰藥已成矣以示
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
處乃刀痕也女以藥磨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
慎勿語人儻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
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
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
數而得

韋蒙妻

韋蒙妻許氏居東京翊善里自云許氏世出神仙皆
得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潔淨熟詩禮二經事舅姑
以孝聞蒙為尚書郎早夭許舅姑亦亡惟一女年十
二歲甚聰慧已能記易及詩忽無疾而卒許甚憐之
不忍遠葬殯于堂側居數月聞女於殯宮中語許與
侍婢總筭發棺視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狀云忽見二
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紅幡來庭中呼某名曰
韋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昇天可半日到天上見

仙媛方卷
宮闈崇麗天人皆錦繡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
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寶玉之
形風動有聲如樂曲鏗鏘和雅既到宮中見韓君司
命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及人近已擢為地下
主者即遷地仙之品汝母心於至道合陟仙階即令
延汝于丹陵之關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
童送歸母便可齋沐太乙使者即當至矣許常持妙
真經徃之感致異香及殊常光色衆共異之已十餘

年矣及小真歸後三日果有仙樂之聲下其庭中許
與小真總筭一時昇天有龍虎兵騎三十餘人導後
而去乃長慶元年辛丑歲也

餘杭仙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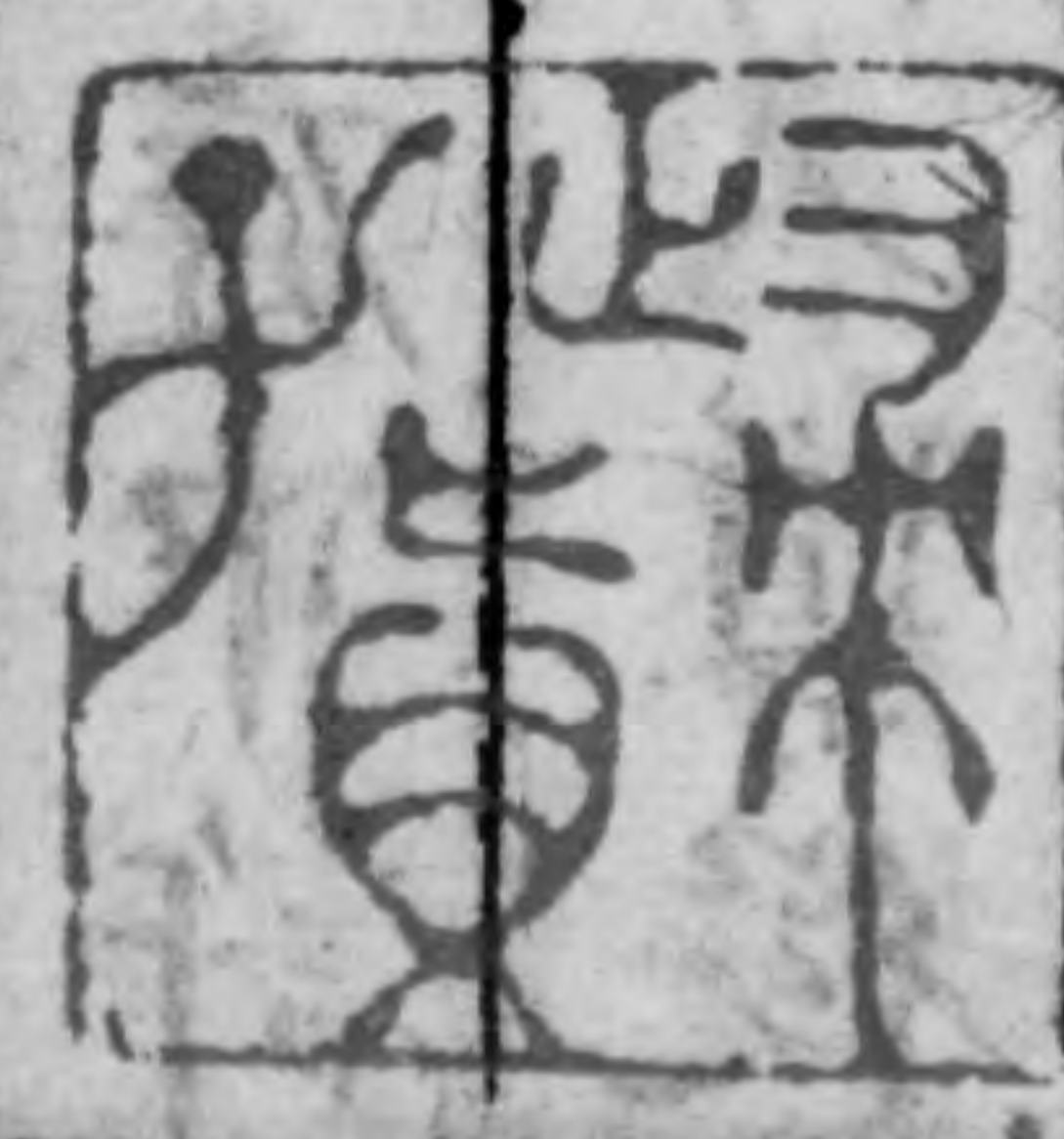
仙姥餘杭人也嫁于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
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美其後羣
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后十餘年
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

八仙 仙女奕棋 謝仙翁登山採樵于池側見二女奕謝從傍觀女食

桃以核投地謝取食之奕罷恍失所在謝駭而歸子
孫不測后入山莫知所之時有見者急追之莫能及
里人為立祠名其池曰仙女池翁曰謝寶仙云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謝寶仙



書

三